

民國五年重修

淮陽縣志

卷首 圖經

卷一

地輿志上

星野

沿革

表附疆域村保集鎮附山水

埠口附

卷二

地輿志下

古蹟

冢墓附

風土

卷三

籍賦志

戶口

丁地

征解

留支

蠲緩

雜稅

鹽引

卷四

建置志

城池

宮署

壇廟

坊表

橋梁

卷五

學校志

學宮 學署 學額 學田 書院 義塾

卷六

經政志

秩祀 禮儀 兵防 郵政 倉儲 郵政

卷七

職官表 名宦傳

卷八

選舉表

辟舉 文武科目 貢生 學校畢業
文武例仕 封贈 世襲 恩廕

卷九

人物傳上

先賢 鄉賢 先正 文仕蹟 武仕蹟

卷十

人物傳上

孝友 忠烈

卷十一

人物傳上

義行

卷十二

人物傳上

文學 隱逸

卷十三

人物傳上

方技 耆壽 流寓

目錄

卷十四

人物傳下

列女 后妃 節婦

卷十五

人物傳下

列女 節婦

卷十六

人物傳下

列女 烈婦 孝婦 淑媛 貞女 烈女 孝女

卷十七

藝文志上

著述 金石

卷十八

藝文志下

輯類文

詔勅
祭文

表疏
誌銘

碑記

論辨序引

卷十九

藝文志下

輯類詩

賦頌
古樂府

古詩
歌詞

五七古

五七律

五七絕

卷二十

雜誌上

災異

兵事

雜誌下

方外

寺觀

志餘

推陽縣志卷十七

志

藝文上

著述

金石

自六經名 而百家撰述統文歸部故班史列藝文之目左氏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者士君子所恃以貞世也舊志分藝文集文而金石缺採今補之總以藝文卷分上下著述金石列前而吉光片羽依類彙輯復廣加蒐討務使往者不朽來者不湮後有作者可以興矣志藝文

著述

周

世碩 世子二十一篇

漢書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注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查宋史藝文志已無此書目然班史列之儒家又云宗師仲尼其道爲最高則與所謂隨時抑揚違離道本以譁衆取寵者異矣

宋 相漢迄宋著述無見姑仍舊志埃登憾補遺珠尚望後來

狂簡集百卷 雅書三卷 志苑三卷 雍熙詩二百首

按宋史本傳適自號遺元子所著書目俱詳傳中然稽諸宋藝文志均未入載本書今已無觀

李宗易 詩集二十卷 附序

蘇轍序曰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絃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驟役溝洫事責成郡邑陳雖號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爲憂予獨以詩書諷議竊祿其間雖幸得脫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爲樂也時太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間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豐而不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爲詩曠然閑放往往脫畧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歷名卿而元獻安公深知之求其生平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爲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質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嘗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家瀟然饋粥之不給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沉里閭不避榮辱未幾而家以足聞陳人喜種花比於洛陽每歲春

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家
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爲累以謂
士驩不遇如樂天入爲從官以諫爭顯出爲牧守以循良稱歸
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
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蓋予未去陳而君
亡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人
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嘗恐茲心之
不從也君之孫宣德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
首予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
疇昔之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爲二十卷

王 述 詩文集二十卷

明

季道統 巖栖集秣陵草

宋一韓 掖垣封事八册

崔恣之 廣陵草

清

丁 琮 尚志堂集

萬如濟 辨惑錄 粵東遊草

孫式 六息齋詩草

雷象鳴 四書講義 五經講義

祁庭儀 覓閒亭遺詩 東游草 蟋虬集

王加聘 周易註疏 四書講義

雷方運 春秋心解四卷 古文心解六卷

孟調 篤志編

胡公裔 芸圃詩草

雷省遠 論語大中會神解

李金坊 也園集 義泌吟 硯閣草

劉華躬 省吾堂詩草 養正編時文稿

楊立志 艮郭子詩集 童告集 蝨蠖集 樹德堂講義

金允宜 審一詩集

子鏡 四書講義

苑重華 詩集

季元岷 見山廬積草

王天爵 析疑錄 春雪集 三世良方醫書

臧蔚然 梅村詩文集

李樽 方壺詩草

劉樂澄 焦螟集

侯松齡 戒奢編

陶克成 主敬堂詩集

季崇嶺 亦園閒咏

湯朝棻 餘地軒詩草

以上著述二十九家爲書四十四種除液垣封事外講義十詩
文雜集三十二醫書一惟未觀本書無從論次謹仍舊志照登

萬如洛 四書講義 香草亭詩 愛吾廬詩草 京雜吟

衡門新稿 衡門詩集附序

錢廷文序曰吾陳有詩人曰萬衡門先生經明行修之士也當
時予甚少未能從之請業僅知有先生之姓氏而已稍長乃從
友人處得見其詩多不過十餘篇未有舉全集以相示者去歲
冬初始晤其甥吳君平叔欽崎磊落落道貌凝然余以爲如見衡
門矣別去兩月一日天大風寒平叔步行見訪出懷中一編授
余曰此先舅氏遺稿也散佚之餘幸有存者藏之多年未敢輕
以示人今里中諸子謀鏤板以傳之吾老矣猶及見此可無恨
也子其爲我序之酒闌燈炮因談衡門先生遺事甚悉夫先生
至性過人敦崇孝友蓋深有契於濂洛之學者詩何足爲先生
重耶及觀先生之詩風華掩映不事雕飾筆墨之外別有畦逕
雖專門名家茂以過之吾觀世之講學者恒不善爲詩是非不
爲詩也以詩爲講學之具而詩亡矣先生含經味道粹然儒者
之行而其詩陶寫性情不人擊壤一派揆厥源流斯可謂之詩
人也抑是集也非平叔收藏之則風鬻蠹侵或不免有覆瓿之
歎矣今日雕刻之舉雖諸君子間風興起要亦平叔涓陽之高
誼有以動之也疇非舅舅衡門何以得此於其甥哉平叔亦喜
爲詩蓋服習外氏之學而有得者
他日集成余將繼衡門而論次之

孝義贈言六冊

爲孝子雷顯宗作附

附

華亭王丕烈序曰中州襟山帶河水深土厚代生瑰奇卓犖之士彪炳史冊如荀季和陳仲弓之高尚蔡君仲薛孟嘗之孝友朱文季鄭當時之尚節俠赴人緩急指不勝屈也余心竊嚮往之而世遠人遺流風歇絕踵其盛者蓋寥寥焉王戊冬予奉詔司臬茲土癸亥春暮抵汴城旋入觀京國知交握手道契澗相與論此間風物民俗之概有述宛邱梅隱雷君事者其行固可風也比還大梁理積牘勾稽無虛日忽忽歷歲餘適吾鄉有客汴者與梅隱嗣君交以其孝義贈言一帙旬序於余余慕其爲人而未得其詳也欣然受而讀之蓋陳之人士重君行誼之美請當事聞於朝綽楔旌其門而一時王公大人詞宗學士咸贈言以贊美之凡爲傳一序六啟一長短調詩百五十有奇敘述咏歎之盛一如京師所聞韓子曰道莫大於仁義又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觀雷君傳所載君之孝於親弟於兄慈於幼其克盡於門內者如此而振饑濟困代償通賦完婚喪全骨肉輸社倉建義塾推其孝弟慈之心以及於其鄉人而行而宜之者又如此嗚呼讀古人書至勵節敦行之士如荀季和陳仲弓輩誦其姓氏里居激昂咨賞呼之欲出如訂平生交雷君其流亞也顧得之當代曾未一握手作傾蓋語殆不勝秋水伊入之感矣雖然君爲人倫儀表行且型一時而垂奕禩淑其行何必盡親炙其人世之有志名教者其亦讀是編而興起焉可知也君今年登大臺子孫衆多並能以詩禮世其家而長君且以賢良方正舉於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食報然也余並以

是爲世俗
子勸云

錢延文

柳圃集六卷附序

別集四卷

西華張遠覽序曰柳圃先生既歿之明年其門人介其子有任
來請余定其集於是悉合諸本交復存真以定於一得詩二百
有六雜文二十有二共爲六卷題曰柳圃先生集已更搜討殘
零以及書牘日記又得四卷目曰別集收拾散墜罔有或遺二
三子分卷警校罔有不力是集可以傳矣嗚呼先生秉河岳英
靈之氣行爲規矩言爲文章今即其人不可見而讀其書可以
見其人其天性淳至篤於人倫故其文纏綿而不迫質懇而不
浮所託者正故其旨深所出者真故其音長少遭孤露長歷艱
虞橫逆頻嬰挫折不已悵惻鬱色悲歌感慨而總歸於溫柔敦
厚有德之言其言藹如也遠覽於先生以通家之故自能言時
即得見先生以迄今日先生不可復作矣回首曩時過蒙推愛
謬以此事相許一詩之成未嘗不樂爲余誦之也一文之脫藁
未嘗不馳示余而後乃出也蓋余所承教於先生者不惟語言
筆墨之間而卽此竊所受益耿耿忍忘嗚呼當其風月流連
促膝談笑勉勗寸陰商量干占雜以詼諧忽而泣下追維此境
已爲人世不可復得之歡唯時時於夢中遇之而余摧頽放廢
踽踽何之感舊懷賢不自覺其清淚之流今之編校遺集是卽
余區區少得盡於先生者顧獨把卷沉吟無所聊賴柳圃在焉
呼不余諾先生亦將何以慰余哉今遠近之士大夫學者僉讀
先生之文而想望其全書者久矣不見其人見其書二三子之

所以致無已之情於其師者率皆樂觀其集之成余因藉以効其微勞庶或不待傳則固不待余言也已

雷方曉

雪廬詩鈔

附序

南遊詩草

附序

通梅趙城序曰詩自蘇李而後作者林立而鄴下七子實開厥先駟至前明獻吉大復諸人並起一時言風雅者必以樂園爲宗陳乃梁之屬郡有嬌氏之墟也在昔義皇受河圖畫八卦於此其遺蹟猶有存者水至清不生草木詩所云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者是也漢之賈山晁錯俱產其地宋張詠守郡時建西園於治所冷風之閣望湖之臺香陰環翠日吟哦其間至今猶可想其流風河岳精英之氣毓秀流芳由來尙矣承乏旬宣備官豫土據伏羲之舊圖挹柳湖之勝概竊謂當山川靈秀之區稟天地中和之氣又適值重熙累洽之時必有文人韻士矯然特出於其間欲溯洄從之而猝未有所遇會家敦復兄以積學能文爲宛邱絃歌書院山長因得交於雷君驚萬盡規其所著之詩屬爲之序余素不工詩而竊聞於風雅之旨詩之繫陳風也感傷憂思之意多故論者等諸自檜無譏今觀驚萬之詩原本倫物直抒胸臆間亦規仿諸大家境會新合山川香草出沒吞吐於笑歌筆墨之間無綺靡之習無唯怨慙之音風也而進於雅矣殆靈秀中和之氣重熙累洽之時所孕毓而涵濡者豈偶然哉驚萬含英咀華掉鞅詞壇沉酣於六義素矣年未強仕名滿天下如新礪之煥發其光熊熊然莫可端倪異日者入

直承明珥筆摘毫題薰風之詩繼清廟明堂之響與應劉何李諸君子後先輝映作梁園美談而采風者亦得附乖崖之後并傳其事於不朽是則予之所深望也夫

南遊詩草序

錢廷文序曰往時雪苑詩人有侯朝宗先生其所遊歷恒在大江之南江南之賢士大夫無不樂與朝宗遊者每一渡江則與諸名士釀酒高會慷慨悲歌江南之人豔稱之說者謂中原詩派自何李而降浸以不競不有朝宗其風流或幾乎熄矣今之能詩好遊有如侯先生者乎則詩道升降之會其可感也吾友雷君抱癡少時即以詩鳴所著雪廬詩鈔其目者有同賞焉甲子歲抱癡南遊江淮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其往還酬贈與夫登臨憑弔之作凡若干首積而為南遊詩草余讀之而歎曰壯哉遊乎是足追雪苑之芳躡矣夫抱癡與會所寄駕言出遊豈有所比擬而為之惟是詩酒流連有友朋山水之樂其致一也國家承平日久名勝之區風景不殊彼都人士必有能道侯先生之曰事者豪情勝概後先輝映其為邦國之光何如哉當抱癡初稱詩時里之人咸目笑之罕有與相唱和者今則枕藉選之士且洗洗矣古學之興庶有望乎然微抱癡倡導之力不至此余之撫是編而三歎有由然也余不工於詩而其遊興頗奢與時擔囊躡屩相從於山巔水涯之間抱癡其許我乎乾隆丁卯冬

全日

吳履坦 適園詩草

錢廷文序曰余識吳先生於丁卯之冬前此雖未請業然心折
久矣先生長余二十歲其學則又余之所當師者而謬相推獎
始得齒於交游之末蓋前輩之於後學虛懷汲引類有然者洩
薄劣不足以承之爾先生蚤負詩名當時稱詩者邑中有萬衡
門祁子鳴及吾家澄園三先生衡門為先生舅氏子鳴澄園則
衡門之老友也於時酒往還殆無虛日先生遊從其間三君
者皆以國器目之而學問源流得之衡門指授為多其後十餘
年諸君子相繼徂謝而先生亦數不得志於有司比以歲貢入
太學而先生年已五十矣先生行吟坐嘯古貌凝然尤好與田
父野老相周旋與會所寄見之咏歌未嘗有牢騷不平之氣而
風神雋永別具體裁至其感念庭闈與懷故舊之作纏綿悱惻
可歌可泣則三百篇之遺音在焉惟先生之情有獨摯宜其詩
之敦厚如此也唐王師旦知貢舉黜張昌齡王公治二人以為
文體薄有傷雅道而後世知貢舉黜張昌齡王公治二人以為
使不學面牆之子得以藉口謂詩為浮華無用之物豈不悖哉
讀不遺稿遂致無傳子鳴而謂詩為浮華無用之物豈不悖哉
微不幾耳惟衡門詩稿為先生手錄者無慮數百篇收藏至今
亦無殘缺詩文傳世其亦有幸不勝與曲同工之歎云
今又得先生全集讀之後先輝映蓋不勝與曲同工之歎云

智洽 陳郡河渠考 附郭西詩抄四上

卷一

附郭西詩抄四上